真誥/卷0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三 ◄

真誥
卷十四

► 卷十五

○稽神樞第四

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，俗中所謂方山者也。其下有洞室，名曰方台，洞有兩口，見於山外也，與華陽通，號為別宇幽館矣，得道者處焉（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許里，西南六七里有一洞口見外，近時有人入見一青蛇在洞中，因與呼為青龍洞。山近上及北面西面，亦並有洞穴，同不知何者是此兩口耳。山上又有泉水，冬夏不竭，山□□□□□□平，所以號為四平及方山也。甚多南燭，今積金山東□□□□□此樹皆能高大，館中諸道士所資為藥也）。其中先止者有張祖常、劉平阿、呂子華、蔡天生、龍伯高，並處於方台矣。

張祖常者，彭城人也，吳時從北來，得入此室。祖常托形墮車而死，故隱身幽館，而修守一之業。師事上黨鮑察者，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。察受道於王君（鮑宣，漢司隸校尉，為王莽所害，宣子永，永子昱，昱子某）。

劉平阿者，無名姓，名姓不示人也。漢末為九江平阿長，故以為號。行醫術，有功德，救人疾病，如己之病，行遇仙人周正時，授以隱存之道，托形履帽，而來居此室。常服日月晨炁，顏色如玉，似年三十許人（二君何容不知其本名，既示不欲復說之耳。戴孟之本族。乃亦已陳之在後矣）。

呂子華者，山陽人也，陰君弟子，已服虹丹之液，而未讀內經，來從東卿，受《太霄隱

書》而誦之。常以幽隱方台為樂，不願造於仙位也。

蔡天生者，上穀人也，小為嘯父，賣雜香於野外，以自業贍，情性仁篤，口不言惡。道逢河伯少女，從天生市香。天生知是異人，再拜上一簷香，少女感之，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，遂以獲仙，托形舄杖，隱存方台，少女今猶往來之也。天生師之。

龍伯高者，後漢時人，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，稱此人之佳可法，即其人也。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，受服胎炁之法，又常服青饑方，托形醉亡，隱處方台，師定錄君也（伯高名述，京兆人，漢建武中為山都長，擢至零陵太守。馬援征南日，遺兄子嚴書曰：龍伯高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，吾愛之重之，願汝曹效之。效伯高不得，猶為謹沄之士，謂刻鵠不成，尚類鶩者也）。雷平山之東北，良常山之東南，其間有燕口山，三小山相隅故也。一名曰方偶山，下古人曾合九鼎丹於此問也。幽人在此時，心樂居焉。今常遊此，方隅山下亦有洞室，名曰方源館，亦有二口常見外也，常有此五人為旅（其山即是大橫西南，別有二墩壟相聚。今人不復有乎其名者，前雲李明合丹，即是此矣。幽人者，掾去世後，不欲顯名，故號為幽人。此是未受事，且停洞館修業也。山今亦有兩小口，五人為旅，即向之四平山者，既去來相通，故時共遊處也。所以楊君夢掾云：向從四平山來也。右六條是手新寫，應是保命君所告也）。

鹿跡山中有絕洞，絕洞者才有一二畝空地，無所通達，故為絕洞。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，亦以自然光明，如泬（舊作綍字如此）張形，下正平，自有石床、石塌、曲夾長短，障隔分別，有如刻成，亦整盛也。東北有小口，才劣容人入，入二三百步，乃得洞室，初入口甚急，愈入愈寬大也。口外南面有三積石，積石下有汧，索即可得也，亦或以一小石掩穴口，穴口大小俱如華陽三便門，便門亦用小石塞其口，自非清齋久潔，索不可得。鹿跡洞子亦爾，不受穢氣故也（此山今屬南徐州界，正對茅山，北望見之，亦有道士住，鹿跡在石上，故仍以為名。洞口處乃可知，而甚嚴潔，亦無人敢觸冒者，此雲如華陽三便門，則南洞北洞本大開餘東西及東南皆是塞矣）。鹿跡華山中及洞主有謝稚堅、王伯遼、繁陽子號名耳，是漢越騎校尉何苗叔達也。進之同母弟，少好道，曾居河東繁山之南服食，故自號為繁陽子（中君答長史問葛玄云：在蓋竹山，恒與謝稚堅相隨，今稚堅乃在此，不知為去來往還，為當兩人同姓名也。《後漢書》云：何苗是何進異母弟，為車騎將軍，黨附閹勢。進被害時，苗於朱雀闕下，與進將吳匡戰死被斬，董卓又破棺出屍，支解之。既非故為兵解去，不知那遂得來居此。其母亦被刑，苗既非進同生，官位復異，具苗而字達，於義不類，恐別是一弟，不必是名苗戰死者耳）。

又有馮良，馮良，南陽冠軍軍人，少作縣吏，年三十為尉，從佐迎督郵，自恥無誌，因毀車煞牛，裂敗衣幘，遂去從師，受《詩》，《傳》《禮》，《易》，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。十五年乃還，整修誌節，抗操嚴恪，州郡禮辟，不就，詔特征賢良高第，半道委之還家，時三公爭讓位於良，遂不降就，年六十七乃棄世。東渡入山，今在鹿跡洞中（後漢安帝時人也。《漢書》所載事亦略同）。

又有郎宗者，字仲綏，北海安丘人，少仕宦為吳縣令，學精道術占候風炁。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，占知京師大火，燒大夏門，遣人往參，果爾。諸公聞之，以博士征宗。宗恥以占事就，夜解印綬，負笈遁去，居華山下，服胡麻丸得道，今在洞中（《後漢書》載郎宗事云：理京房《易》，善星算風角六日七分，能望氣占候吉凶。常賣卜自奉。安帝征對策，為諸儒表。後拜吳令。時卒有暴風，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，記識日月，遣人參候，果如其言。諸公聞而表上，以博士征之。宗恥以占驗見知，征書到，夜懸印綬於縣庭而遁去，遂終身不仕。子顗字稚元，傳父業研精，學徒常數百人。順帝陽嘉二年，征詣闕，上書十一事，拜郎中，還家後，為同縣孫禮所害）。

其餘其王叔明、鮑元治、尹蓋婦之徒，復二十餘人，並在北山，不能復一二記之也。此數人是絕洞諸山之主耳，此絕洞仙人，亦思得學道者，欲與之共處於洞室，困時無其人耳（此洞既無所通達，正是地仙棲處，必非三十六天之限也）。道喪由簪，良可哀矣。寓家辱人哉。（簪者謂人貪仕宦衣冠，坐此不得務道，家室本寄寓耳。此洞中乃是永宅，為戀戀不去，實足辱敗人矣。此亦諷誘於長史耳）。

右保命君告右三條楊書

范帥云：三官有獄官，不名廷尉，名大理。李豐今為大理，都餘一守缺，以擬王附子，不以與許虎也。守職如今獄之三官也（李豐字安國，改字宣國，馮翊人。李義子，本寒微，有才誌，遂事魏為尚書僕射尉，與夏侯玄謀廢晉景王，事泄召來，令人以刀環撞腰煞之。大理當為大理，即古之獄官。前漢洎魏時，廷尉亦名大理，此職是仙官也。王附子是王厶之小名，許虎即虎牙也）。鮑靚因吾屬長史，鼠子輩既爾，可語郡守，令得反。映亦屬吾，其家比衰，欲非可奈何可寫存之耶（鼠子恐是鮑靚小名，鮑為南海郡，仍解化，兒輩未得歸都，所以屬之。鮑即許先生之師也）。

右二條有楊書

武當山道士戴孟者，乃姓燕名濟字仲微，漢明帝末時人也。夫為養生者，皆隱其名字，藏其所生之時，故易姓為戴，托官於武帝耳。而此人少好道德，不仕於世矣。少孤養母、母喪行服葬，服闋，遂入華陽山，服術食大黃及黃精種、雲母、雄黃、丹砂、芝草，受法於清靈真人，即裴冀州之弟子也。得不死之道。裴真人授其《玉佩金鐺經》，並石精金光符，遂能輕身健行，周旋名山，日行七百里，多所經涉，猶未得成仙人也（戴乃授行《玉佩金鐺》，而止不死而已，未得神仙，於理為小難詳。後又云：玄、真亦其鈔要，行之者神仙不死，又與本經不同。及石精金光符，既不為劍用則，止是解化、一符單服者，此符主隱遁，不云健行也，種五品芝，世亦有法）。仙人郭子華、張季連、趙叔達，晚又有山世遠者，此諸人往來與之遊焉。昔居武當，今來大霍，欲從司命君受書，故未許焉（山已得為太和真人，則應居在南陽太和山矣，餘三人不見別顯出也）。戴公拍腹有十數卷書，是《太微黃書》耳。此人即謝允之師也（按《金相傳》：《太微黃書》第八篇有目錄云：凡有八卷，唯此一卷出世。今戴公乃有十許篇，亦為不同。拍腹之義，謂恒以係腰也。其外傳事亦同此。謝允字道通，歷陽人，小時為人所略，賣往東陽，後告官被誣，在烏傷獄，事將欲入死，夜有老公授其符。又有黃衣童子去來，於是得免。咸康中，至襄陽，入武當山，見戴孟，孟即先來獄中者，因是受道。又出仕作歷陽、新豐、西道三縣，所在多神驗，年七十餘猶不老，後乃告終也）。黃衣童子者，即玉佩金鐺之官耳。云坐上常有一人共坐２■者（應是胇，胇，不明狀也）。即太極真人，時往來也（按說如此，似答問黃衣童意，亦可是午時，既及謝，因此麵訪其事）。

受行《玉佩金鐺經》，自然致太極真人。諺云：服九靈日月華，得降我太極之家，此之謂也。玄真之法，亦其鈔要也，行之者神仙不死。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，其十八人學佛道，餘者學仙道（應作「牖」字，弟子劉顯林、辛仲甫、趙子常）。

周真人有十五人，弟子四人解佛法（入室弟子王瑋達、李建道、泉法堅）。

桐柏有二十五人，弟子八人學佛（入室弟子於弘智、竺法靈、鄭文成、陳元子，此當略舉標勝者耳。辛、泉、子、竺，皆似胡姓也。當是學佛弟子也）。

右八條有掾寫，共一篇相連。

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、王玄甫，受服青精石飯，吞日丹景之法，用思洞房已來，積三十四年，乃內見五藏，冥中夜書，以今年正月五日，太帝遣羽車見迎伯元玄甫，以其日遂乘雲駕龍，白日登天，今在北玄圃台，受書位為中嶽真人（伯元吳人，玄甫，沛人）。

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處子、張石生、李方回，並晉武帝時人，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餌術法，俱服得延年健行。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，行已五十年，精心內視，不復飲食。體骨輕健，色如童子，以今年二月十二日，太一遣迎，以其日乘雲升天，今在玄州，受書為高仙真人，張石生為東源伯，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冶明期二人。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，顏色丁壯，常如年四十時。明期以魏末入山，服澤瀉柏實丸，乃共同止岩中，後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。從來服此丹，已四十三年，中患丹砂之難得，俱出廣州為沙門，是滕含為刺史時也。遂得內外洞徹，眼明身輕，一日行五百里。又兼守一，守一亦已三十年，以三月一日，東華遣迎，以其日乘雲升天。今在方諸飆室，俱為上仙（綑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，為廣州刺史，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，是為前服丹已三十二年，猶更出查也）。

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、張重華，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，以入山，行守五藏含日法，兼服胡麻。又服玄丹，久久不復飲食，而身體輕強，反易故形，以今年四月十九日，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軿，白日升天，今在玄州。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、河中人，以大胡亂中國時，來渡江，入括蒼山，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，具百神，行洞房事，如此積四十五年。中精思，身形更少，體有真炁。今年五月一日，中央黃老遣迎，即日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，今在滄浪雲台（大胡亂者，是劉淵劉聰時也，石勒為小胡）。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，陽城人，魏末來度江，入此山，受李法成服炁法。又受師左君守玄中之道，內見五藏徹視法。如此七八十年，周旋郡國，或賣藥出入人間，人莫知也。多來都下市丹砂，作九華丹，丹成一服，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，停三日，與山中同志別去，遂乘雲駕龍，白日登天，今在東華。海中有狼五山，中有學道者虞翁生，會稽人也。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，以吳時來隱此山，兼行雲炁回形之道，精思積久，形體更少如童子。今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東太帝遣迎，即日乘雲升天，今在陽穀山中（狼五山在海中，對白章岸，今直呼為狼山）。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，吳末入山，服菊花及術餌，後遇西歸子，從乞度世。西歸子授以要言，入室存泥丸法。三十年，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。今年八月五日，西王母遣迎，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，今在積石台（赤水山云在鄞縣南十里，從楠褵口入三百里，山正赤，周回五十里，高千餘丈，如此則應是臨海永嘉東北名赤岩者也。許先生所住赤山，一名燒山，即此）。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，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，人名如別，年年月月，皆有去者。如此不可悉紀，今為疏一年之得道人耳。有不樂上升仙，而長在五嶽名山者，乃亦不可稱數，或為仙官，使掌名山者，亦復有數千。

九月二十日夜，清靈疏出。（右八條有掾寫，其一卷相隨，清靈猶是裴清靈也。此九月

即應是乙丑歲，即疏其年中得道者）。

吳睦者，長安人也，少為縣吏，掌局枉克民人，民人訟之，法應入死。睦登委叛，遠遁山林，餓經日，行至石室，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，左右種黍及胡麻，室中恒盈食。睦至乞食，經月不去，孫先生知是叛人，初不問之，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，說及禍福。睦聞之，於是心開意悟，因叩頭自搏，列其事源，立身所行，自首事實，求得改往，遂留石室，為先生掃除驅使。經四十年後，先生受其道，俱采藥服食胡麻，精修經教，得三百二十年，服丹白日升天。

朱　　者，陳留人也，為人無道，專作劫盜，後人發覺收掩。　　得逸出遠他境，至汝南少室山中，見馮先生隱學，雲後三年乃受其真仙，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，後入東阬山中，壽百四十七歲。仙人降，將入大有山洞中，成真人。

郭靜者，潁川人也，少孤無父母，兄弟窮苦，依棲無所，年十六，縣召為吏，後得罪，仍逃伏。經二月日不出，遇見鄭先生，救度一切，以法勸化之。靜遂隨鄭，負簷驅使。經七年，不敢懈怠，遂受其導引之要，餌服山術、茯苓，得壽三百歲，復於天維山、赤松子，降受其二人真道。今在大有洞中為真人。

範伯慈者，桂陽人也。家本事俗，而忽得狂邪，因成邪勞病，頓臥床席。經年，迎師解事費用，家資漸盡，病故不愈。聞大道清約無所用，於是意變，聞沈敬作道士精進，理病多驗，乃棄俗事之，得五十日，病疾都愈云云。後詣陸玩之，受真內道，玩之不能入山，伯慈不樂於世，遂辭去入天目山，服食胡麻，精思十七年，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，受三十六篇經，後服還丹，白日升天，今為玄一真人（所注云云云處，是抄事人不能並取，非本闕也。有四條，有人於東間鈔得，雲是真書，而不知誰跡，亦無所受者，而辭旨有用，故紀續之。又此四人，各有所明，一則酷吏，二則凶劫，三則孤煢，四是事俗，並世間薄運，遂能得道，足知心之所造，非關善惡者也）。

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，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。西靈子都者，太玄仙女也，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，廣寧鮑叔陽、太原王養伯、潁川劉瑋惠、岱郡段季正，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。季主臨去之際，托形枕席，為代己之像，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。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，碑讚末曰：玄漠太寂，混合陰陽，天地交泮，萬品滋彰。先生理著，分別柔剛。鬼神以觀，六度顯明（《真誥》云：季主咽虹液，而頭足異處，《劍經》注云：吞刀圭而蟲流。今東卿說云：托形枕席，為代己之像，

似當是作錄形靈丸兵解去也。漢史既不顯其終，無以別測其事也）。

廣寧鮑叔陽者，漢高帝時趙王張耳、張敖之大夫也。少好養生，服桂屑而卒死於廁溷間。今墓在遼東薊城之北山（漢高置燕郡，以薊屬燕，當是未分時也）。太原王養伯者，漢高呂後攝政時中常侍中琅琊王探也，少服澤瀉，與留侯張良俱采藥於終南山，而養伯不及，遂師事季主（前漢中常侍不用閹人，中郎非侍郎之官，或是後別為此位耳）。潁川劉瑋惠，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。後事季主，晚服日月炁，為入室弟子。道成，晚歸鄉里，托形杖履，身死桑樹之下。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，岱郡段季正本隱士也，不聞有所服御，晚乃從季主學道，行度秦州溺水，拘得屍而葬川邊，今南鄭秦川是也。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（尋此四人，並是用靈丸雜解之道）。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，男名法育也，女名濟華，今皆在委羽山中。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，猶未過竟。（此理亦欲難詳）季主讀《玉經》，服明丹之華，挹扶晨之暉，今顏色如二十女子，須長三尺，黑如墨也。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疏，真奇事也。不知果云何耳（此一行楊君自記與長史，不知之辭，或云別有以）。季主托形隱景，潛跡委羽，《紫陽傳》具載其事也。昨夜東卿至，聊試請問季主本末。東卿見答，令疏如別，為以上呈，願不怪之，省訖付火（此楊君與長史書，今有華撰《周君傳》，記季主事殊略，未見別真手書傳，依此語則為非也。此前似有按語，今闕失一行）。是後聖李君紀也，大都與前者略同。然東卿復兼有注解，注解近萬餘言，大奇作也。昨來多論神化之事，聊及季主耳。去月又見授《神虎經》注解，注解非世間所聞，亦自不掌其旨也。若更聞如季主，比者自當密白（此亦楊君與長史書也，既是論季主事，故仍以相次，不復出置下卷。長史撰《真仙傳》，欲以季主宗在前，所以楊君為請問本末也。司命所注二經，並未出世也）。

右十條有楊書。

範安遠適云：湛子不事齊，齊師伐之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湛無禮也（此則《左傳》上事，諶字作譚字，音譚，國名也。莊王十三年，為齊桓所滅，不知何故述此，似有所指也）。」莊子師長桑公子，授其微言，謂之莊子也。隱於抱犢山，服北育火丹，白日升天，上補太極闡編郎（長桑即是扁鵲師，事見《魏傳》及《史記》，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，其書彌足可重矣）。施存者，齊人也，自號婉盆子，得遁變化景之道，今在中嶽。或少室往有壺公，正此人也。然未受太上書，猶未成真焉。其行玉斧軍火符，是其所受之枝條也。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（三千之限有此人，而不預七十二者，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。壺公即費長房之師，軍火符世猶有文存，右三條有楊書）。九疑真人韓偉遠，昔受於中嶽宋德玄，德玄者，周宣時人，服此靈飛六甲得道，能一日行三千里，數變形為鳥

獸，得玄靈之道，今在嵩高。偉遠久隨之，乃得受法，行之道成，今處九疑山。

其女子有郭芍藥、趙愛兒、王魯連等，並受此方法而得道者，復數十人，或遊玄州，或處東華方諸台，今見居也。

南嶽夫人言此云：郭芍藥，漢度遼將軍東平郭蹇女也，少好道篤誠，真人因授其六甲。趙愛兒者，幽州刺史劉虞別駕漁陽趙該姊也，好道得屍解，後又受此符。王魯連者，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伯綱女也，亦學道，一旦忽委婿李子期，入陸渾山中真人授此法。子期者，司州魏人，清河王傅也，其常言此婦狂走雲。一旦失所在（此事乃出《靈飛六甲經》中，長史抄出之）。漢大將軍霍光有典衣奴子名還車，伺見二星，得年六百歲，今猶在焉（此事出方諸《洞房經》，後長史抄出。按《魏書》云：青龍元年，并州刺史畢軌，送漢度遼將軍範明友解婢奴，年三百五十歲，言語飲食如常人，奴云：霍顯者光祿小妻，胡友妻是光祿前妻。如依此妻，便非虛矣）。吞琅玕之華，而方營丘墓者，衍門子、高丘子、洪涯先生是也。衍門子墓在漁陽潞縣（幽州漁陽有潞縣，今上黨亦有潞縣，衍門即羨門也）。高丘子墓在中山閒喜縣（中山有安喜縣，閒喜乃屬河東）。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（《涼州記》作姑臧縣），此三郡縣人並云：上古死人之空塚矣，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屍解，入六景山，後服金液之末。又受服琅玕華於中山，方復托死，乃入玄州，受書為中嶽真人，於今在也。

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，受書為中元仙卿。洪涯先生今為青城真人。

漱龍胎而死訣，飲瓊精而叩棺者，先師王西城及趙伯玄、劉子先是也（王君昔用劍解，非龍胎諸丹，恐瓊精即是曲晨耳）。服金丹而告終者，臧延甫、張子房、墨狄子是也。

挹九轉而屍臭，吞刀圭而蟲流，司馬季主、寧仲君、燕昭王、王子晉是也（桐柏亦用劍解。當是此吞刀圭者，非九轉也。司馬季主亦以靈丸作兵解，故右英云：頭足異處，燕昭學仙而不見別跡。景純云：無靈勣則為先究其事矣）。周穆王北造昆侖之阿，親飲絳山石髓，食玉樹之實，而方墓乎汲郡（此則《穆天子傳》所載，見西王母時也）。夏禹詣鍾山，啖紫柰，醉金酒，服《靈寶》，行九真，而猶葬於會稽（此事亦出五符中。《茅傳》又云：受行玄真之法）。北戎長胡大王，獻帝舜以白琅之霜，十轉紫華，服之使人長生飛仙，與天地相傾。舜即服之而方死，葬蒼梧之野，此諸君並已龍奏靈阿，鳳鼓雲池矣。而猶屍解托死者，欲斷以生死之情，示民有終始之限耳。豈同腐骸太陰，以肉餉螻蟻者哉。直欲遏違世之夫，塞俗人之願望也（古來英聖之王，唯未見顯堯及湯得道，

及鬼官之跡耳）。至於青精先生、彭鏗鳳綱、南山四皓、淮南八公，並以服上藥，不至一劑，自欲出處嘿語，肥遁山林，以遊仙為樂，以升虛為戚，非不能登天也，弗為之耳。此諸君自展轉五嶽，改名易貌，不復作屍解之絕也（鏗則彭祖名也，青精亦出《彭傳》及《王君傳》，丁飯方中，鳳綱並諸仙人各有別顯）。軒轅自采首山之銅以鑄鼎，虎豹百禽為之視火參爐，鼎成而軒轅疾崩，葬喬山。五百年後山崩，空室無屍，唯寶劍赤舄在耳。一旦又失所在也（《列仙傳》云：禦龍攀髯，及子晉馭鵠，並為不同，亦可是化後更出而為之也）。玉子者，帝俈也，曾詣鍾山，獲《九化十變經》，以隱遁日月，遊行星辰，後一旦疾崩，營塚在渤海山。夏中衰時，有發王子墓者，室中無所有，唯見一劍在北寢上，自作龍鳴虎嗥之聲，人遂無敢近者，後亦失所在也（帝俈則堯父，外書作嚳字）。王子喬墓在京陵，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，唯見一劍在室，人適欲取視，忽飛入天中也。欒巴昔作兵解，去入林慮山中，積十三年而後還家，今在鵠鳴赤石山中（《漢書》云：巴為桂陽豫章太守，後下獄死，當仍，是用靈丸解雲也，亦出《仙傳》中）。

右此三條皆出掾寫《劍經》中，經非可輕見，既是說諸仙人事跡，隱居謹抄出以相輔類耳。

至人焉在，朖曜南辰。含靈萬世，乘景上旋。化成三道，日月為鄰。實玄實師，號曰元人。變成三老，友帝之先。安知至人，不有來遊。觀化兆間，混俗為儔。釋羽沉鈴，安此南釭，豈將好兆，染俗久留（《七聖玄紀》中云：赤君下教，變跡作沙門，與六弟子俱皆顯姓名也）。為世染俗，不適生期。赤怪潛駭，三柱為災。賢者南遊，三嶽是之。玄君來行，人其誰知（赤怪則熒惑星也，三柱者五車星中三柱也，步屢反）？在元炁為元君，在玄宮為玄師，在南辰為南極老人，在太虛為太虛真人，在南嶽為赤松子：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師，太一之友（此四條是長史抄出，不審本是何經書中事，並是說南嶽赤君下教之旨，師友之目，小異諸經）。桐柏山高萬八千丈，其山八重，周回八百餘里，四面視之如一，在會稽東海際，一頭亞在海中金庭有不死之鄉，在桐柏之中，方圓四十里，上有黃雲覆之。樹則蘇牙琳碧，泉則石髓金精，其山盡五色金也。經丹水而南行，有洞交會，從中過行三十餘里則得（此山今在剡及臨海數縣之境，亞海中者，今呼括蒼，在寧海北鄞縣南，金庭則前右弼所稱者，此地在山外，猶如金靈，而靈奇過之。今人無正知此處，聞采藤人時有遇入之者，塢渼甚多，自可尋求。然既得已居吳，安能復覓越，所以息心，桐柏真人之官，自是洞天內耳）。

紫微夫人言右一條某書

八淳山高五千里，周匝七千里，與滄浪方山相連比，其下有碧水之海，山上有乘林真人鬱池玄宮，東王公所鎮處也。此山是琳琅眾玉，青華絳實，飛間之金，所生出矣。在滄浪山之東北，蓬萊山之東南（此即扶桑太帝所居也。方山即方丈山也。海中山名，多載在《五嶽序》中耳）。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，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，山周回各一千四百里，高七百里，其山多真仙之人所居處焉。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曆數之摽揭也，百六之運將至，則陽長水竭，陰成水架矣。陽九之運將至，則陰成水竭，陽長水架矣。頃者是陰成，山水際已高九千丈矣。百六之來，無復久時（陰成水際出山高，則是高乃應雲陽九，而言百六，似是誤言，亦可是水起際如此高，非先水退際爾。但水性平，又非湍瀨，二山相去不遠，未解那得頓孤懸如此）。

右二條有長史寫。

未至廟第一高山西頭龍尾北汙，洪水一所，發地長六丈餘，廣五丈，入土六尺，水流勢撻地二百餘步，去路三里，對廟後第二高山西頭汙，洪水一所，發地長四丈餘，廣三尺餘，入土四尺，水勢撻地三百餘步，去路二里，近廟後汙脅，一所洪水，發地長五丈餘，廣四丈餘，入地二尺餘，水勢流入汙中，去廟一百五十步。

右蔣山北，凡三處發洪水，流勢西北行。

此三條是異跡，既不見真手，未審是非，又不知此發洪當是何時事，山南乃經有發處，以積石塞之，世呼為蔣侯飲馬汙，而山後不見有此，或當是將來期運之時乎。